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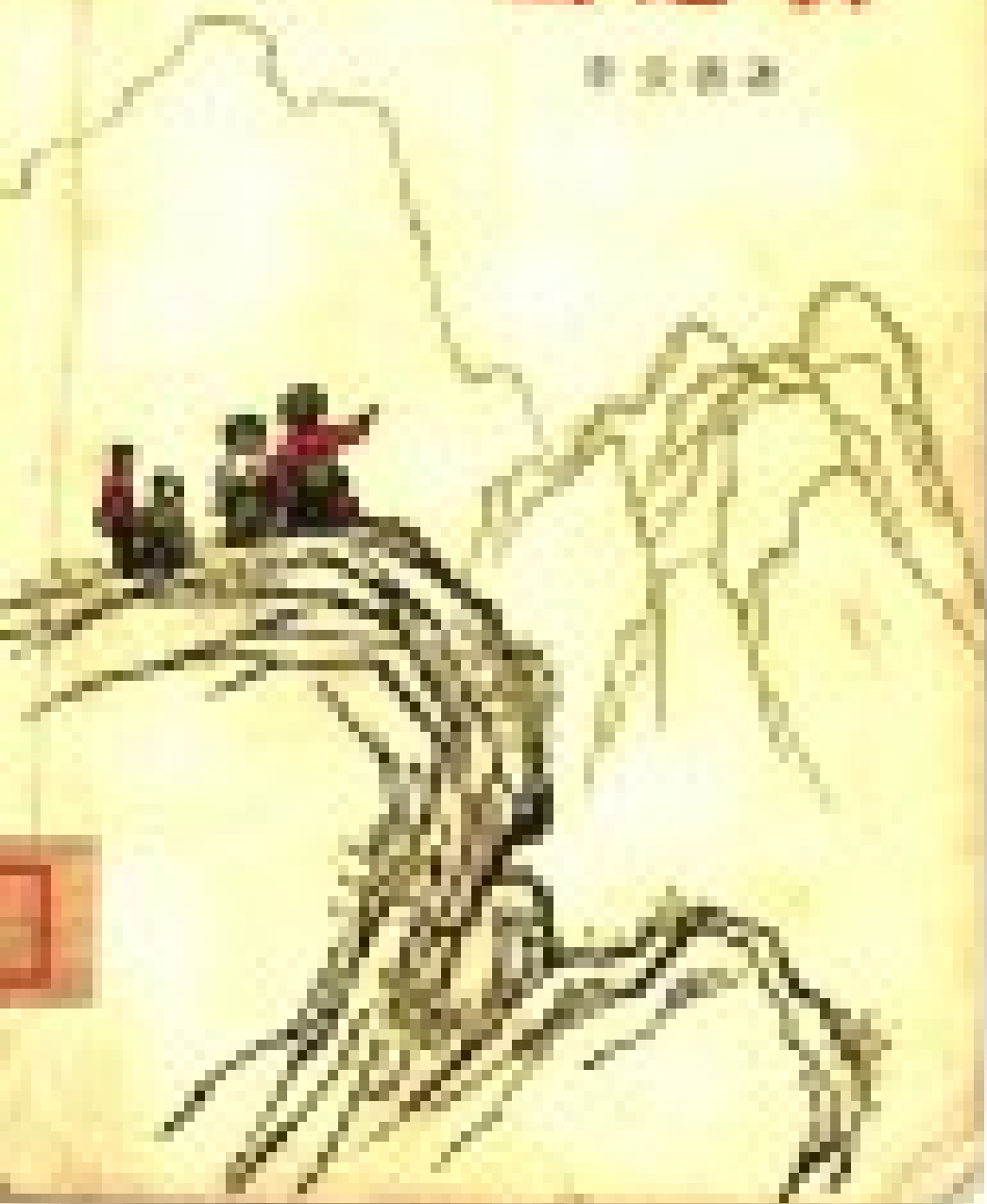
鷹之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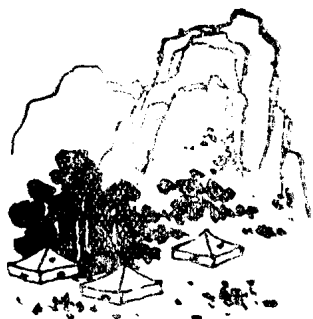
李云德著



鷹之歌

李長壽著





鷹之歌

李天德著

鷹 之 歌

李 云 德 著

六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里12号）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出字第3号
旅大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• 8 $\frac{1}{2}$ 印张 • 184,000字 • 印数：1—40,000 1963年9月第1版
1963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15·374 定价（6）0.90元

烏云接去西墜的太陽，暮色就迅速地籠罩了群山。披着白雪的群峰的色彩變暗了，遠處的高峰，青虛虛地插入雲霄，頂端已難與雲彩分開。雪綫下的大森林，在霧靄靄的暮色中，莽莽蒼蒼的顯得有些神秘。這時候，勘探員們從峽谷里、石峰頂、山梁上，互相招呼着奔向宿營地。

爬上岩壁的佟飛燕，聽見人們招呼，抬頭望望天空，望望被暮色籠罩的山野，意外地感到天黑得太快了。她不大情願地把鐵錘插在腰間的皮帶上，系了系脖子上的紅毛繩圍巾，背起礦石袋往回走。

風很大，吹得烏云疾馳，黑烏烏地遮住藍天。鳥兒都投林歸宿了。只有一隻花膀子山鷹，還高傲地獨自飛翔在寒冷的蒼空中，一雙闊大的翅膀一动不动地張开着，慢慢地但又輕捷地在雲端飛翔，還望着下邊嘹亮地啼着。山鷹的啼聲引起佟飛燕的興趣，她仰臉望着空中的山鷹，一边走一邊學着鷹嘯。她學的很象，引逗得山鷹跟她呼應起來。

“噉溜溜，噉溜溜……”她一聲接一聲地嘯着。她那紅潤潤的臉上，閃閃發光的大眼睛里，都洋溢着青春的朝氣，心里有無限的快感。她頭戴狐狸皮帽，身穿一件青大衣，腰間系着一條寬皮帶，斜插花挎着水壺和背包，足登一雙翻毛皮靴，打

扮得俐俐落落的，若不是她系着紅围巾和垂着两条辮子，誰都会認為她是個英俊的小伙子。她家原住在太行山区，父母都是革命軍人，自小就随着父母过慣了游动生活。她在高中毕业后，覺得地質勘探工作很适合自己，沒跟父母商量就考入了地質学院，然后才告訴父母說她决心当个工业建設的偵察兵，毕业后要进山“打游击”。她由地質学院毕业后已經在深山里跑了四年多。險峻的山峰，蒼茫的森林，自然界的變化，在她看来都非常美丽，乐趣无穷，她对自己的职业充滿着豪迈感。

今天，佟飞燕分外愉快。听说分局給派来个女医生，她有了个女伴。更使她高兴的是，葛鋒就要来了。

葛鋒是她父亲的老部下、老战友，她早就从父亲的信中知道了葛鋒。葛鋒轉业来分局时她就想跟葛鋒見面，現在終於快見面了。

佟飞燕正嘯得起劲，忽听树丛中有一声响动，跳出一条渾身一色黑的狼狗。她吃了一惊，忙往后退了两步。这时，有个老头咳嗽一声，分开树丛走出来。老头穿着一身沒有布面的山羊皮袄，手里提着一杆猎枪，肩上背着十多只野兔和山鷄。他的紫黑色的脸上，长着花白的大胡須，两只久經风霜鍛炼的亮眼睛，那么出奇地盯着她。她有些发楞，心想：瞧，从哪儿出来的这位老山神爷啊！

老头打量她一陣，說：“姑娘，你学的象极了，不用說是山鷹，連我都被你騙啦。你是猎人家的孩子嗎？”

佟飞燕听说老头被她騙来，禁不住地笑了，說：“不是，我爸爸是位解放軍。我这是跟老地質工孙大立学的，他曾經是

大兴安岭的一位出色的猎人。”

老头表示理解地点点头，重新打量着佟飞燕。他早已知道云罗山下来了找矿队，可没想到找矿队里还有女的。

佟飞燕往老头跟前走几步，看猎狗竖着双耳盯着她，便站下笑嘻嘻地说：“老大爷，你使我吃了一惊，我以为这一带没有人烟呢，没料到会遇上你，还有你那把大白胡子，冷眼看起来真使人惊奇。”

老头捋着胡子哈哈大笑，说：“若那么说，你把我当成个怪物啦。可你也叫我惊奇，我听见有人学山鹰叫，寻思是我的同行，跑过来一看，原来是你这个红脸蛋的姑娘。不用说，你对深山是很熟了。”

“我在深山里跑惯了，深山里的一切都怪有意思。”

“一切都怪有意思。”老头在心里重复这句话，这句话他很喜欢，觉得姑娘跟自己很投缘，从内心里喜欢她。他笑咪咪地说：“姑娘，你们是多咱来到这里的？”

“我们来到这一带有一个来月啦，还要继续勘探下去呢。”

“好啊，这一带山区是个宝地，能不能找到宝就看你们的神通了。”老头很想向她讲讲周围的名山胜景，讲讲这一带山区出产的野兽，他看天黑了就改变了主意，从肩上取下一对野鸡，托在双手上，说：“姑娘，你接着，这是我老汉送给你的见面礼。”他说着双手一扬，把野鸡向佟飞燕扔过去。

佟飞燕不能怠慢，赶紧用双手接住。她有些难为情地说：

“老大爷，我不要，你还是带回去吧！”

老头摆了摆手说：“我是个深山粗人，不会客套，我今天

能在这里看到你这样的姑娘，我太高兴啦！姑娘，你快回去吧，天黑了，你在深山里活动可要加小心啊！”他說完招呼猎狗，轉身向林里走去。他一边走一边哼着山歌。

佟飞燕目送老头消失在森林里，欢喜地想：“这老头，真是一个有趣的老头。”她抬头望望天空，山鷹已不見了。她把野鷄搭在肩上，加快脚步往回走。

宿营地設在云罗山麓，离小溪不远，靠避风处搭起一排白色帆布帐篷，座座帐篷都飄着縷縷青烟，帐篷頂上插的小紅旗，迎风生气勃勃地摆动。从帐篷里傳出愉快的說笑声、拉胡琴声，整个宿营地給人以温暖舒适的感觉，强烈地吸引着在山野里奔波了一天的勘探員們。

佟飞燕把野鷄送到厨房，走进了队部的帐篷。

帐篷里的光綫很暗，地上燃着一堆火，烟气騰騰的。队长鲁云超披着一件皮大衣，豎起皮領子遮住半边脸，站在化学玻璃的小窗口前望着外边。他听見脚步声，回头瞅一眼佟飞燕，向她点点头，又轉脸繼續望着外边沉思。工程师陈子义坐在桌边埋头看岩石，他已經是六十一岁的人了，眉毛和胡子已蒼白，但脸色紅潤潤的，腿脚很俐落，精神很好。他嘴里叼着个磨得鮮紅彻亮的烟斗，一口接一口地噴着烟。

佟飞燕从脖子上取下紅毛繩围巾，揮舞着赶面前的烟，皺着眉說：“哎呀，陈工程师，帐篷里的烟这么多，你还吸烟哪！”

陈子义微微一笑，用大拇指按了按大烟斗里的烟，仍然放在嘴里。他向鲁云超指一下，示意小佟別大声說話。

佟飞燕在桌边坐下，悄悄地打量着两个人，这种沉悶的气

氛使她不痛快。她坐了一会儿，忍不住沉默地站起来走到鲁云超的身旁问：

“鲁队长，孙大立进城去接葛队长他们回来了吗？”

鲁云超摇摇头说：“还没有到。”他继续望着青虚虚的云罗山峰沉思。他是在二月下旬带领地质普查队来到了云罗山下，那时候对云罗山的矿点抱的希望很大，可是冒着严寒勘探了一个多月，发现云罗山的铁矿床很不规整，矿石的含铁量较低，埋藏量又少，没有工业价值，因此希望落空了。根据地质分局的指示，普查队还要在这一带山区继续勘察，可是没有线索，山高林密，技术力量又薄弱，下一步真是困难重重啦。他向地质分局写一份报告，要求增派几名有经验的技术人员，可是分局连一个技术人员都没派，而把五二一勘探队的副队长葛铎派来。他觉得派个葛铎来是说明自己领导不力，这分明是分局领导不信任自己，因此心里很不痛快。

佟飞燕凑近小窗口前，朝山峰上望望，暮色很浓了，云罗山的主峰已被云雾遮掩，连峰顶上的树木都看不清了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鲁云超向佟飞燕说：“小佟，你看我们对这一阶段的工作应该怎么样评价？”

“我还没想过这个。”佟飞燕思索了一下说，“我们这一阶段的工作很艰苦，可是收效不大，没有找到合乎理想的大矿床。”

“是呀！”鲁云超感慨地说，“我们不顾严寒，打破过去的惯例来到了云罗山，冒寒风踏冰雪，克服很多困难勘察了云罗山，谁知道云罗山的矿床很不理想，没有工业价值。这是我们无能吗？这是山里没有啊！”

魯云超离开小窗前，用两手掩紧大衣，慢慢地踱着步子，嘴里喷的青烟在他后面飘散开来。他心里很烦躁。

外边响了两声清脆的响鞭，佟飞燕知道是孙大立回来了，急忙跑了出去。她出门一看，孙大立已拉着马走向马棚，但不见葛锋和女医生。她向孙大立喊了一声，老孙转头，用鞭子往沟膛子里一指说：

“葛队长在后边啦！”

佟飞燕手打凉棚往沟膛子望望，看见在暮色茫茫的沟膛子里有个人。那人高高的个子，穿着灰大衣，头戴皮帽子，大踏步地走着，背上背的大草帽被风刮得一摇一摆的。她情不自禁地向前迎去。

葛锋随孙大立爬下南山后，看女医生白冬梅在马上冻得发抖，就让孙大立催马快走，因此落在后边。他远远地望见了帐篷，心情就很愉快，又看见有人迎来，更加快了脚步。稍近，他看见是个女的，知道迎来的人一定是佟飞燕，便高兴地扬起手臂喊：

“佟飞燕同志，你好！”

“你好！”佟飞燕喊着跑上前去，到近前向葛锋伸出手说：“你走了这么远的路，累坏了吧？”

“路上搭了很长一段大车，没怎么累着。”葛锋热情地跟佟飞燕握握手，提醒她说：“佟飞燕同志，你怎么不戴上皮帽子，天气很冷，小心别感冒了。”

佟飞燕对于葛锋的关怀感到很高兴，笑着说：“没关系，我的身体很结实。我们女孩子不喜欢戴皮帽子，一捂上毛茸茸的皮帽子就光想睡觉。”她掠了一下头发，欢喜地瞧着葛锋。

葛鋒黑黝黝的脸膛，高高的鼻梁，两道浓眉下閃动着一双机敏的亮眼睛。过去她看到过葛鋒的照片，今天虽然是初次見面，却覺得对他熟得很。

葛鋒很喜欢佟飞燕的爽朗性格。他在軍隊里見到不少这样的姑娘，热情泼辣，刚毅要强，在战场上不怕陣，在任何艰苦情况下都是那么爽朗乐观。他觉得一个女孩子有这种性格是可貴的。他从佟飞燕紅潤的脸上，光芒四射的亮眼睛里，和她那爽快的語言里看出她有那些特征。他問：

“最近你父亲有信来嗎？”

“沒有。”佟飞燕笑嘻嘻地說，“他在边疆，我在深山里，通信很不方便。連我們在一个分局里，通封信还得一二十天。”她忽然想起来，說：“噯呀，看我，光顾跟你說話，快到帐篷里暖和暖和吧！”

葛鋒愉快地笑了。

这时，鲁云超、陈子义和一群勘探員都迎出来。葛鋒跟人們打过招呼后，随鲁云超等人走进帐篷。

葛鋒走进門就放下东西，敝开大衣在草鋪边坐下。他好奇地打量着帐篷，打量着同志們，对新的住所，对新的同志都有种亲切的感情。他由口袋里掏出一封信，站起来交給鲁云超，說：

“老魯，这是介紹信。”

鲁云超接过信，見写：調葛鋒同志任普查队党支部書記，鲁云超同志专职任行政队长。他看完把信往桌子上一放，說：

“好啊，我早就盼望有个人来，队虽小，可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，事情很繁杂，你来了，我就可以松口气了。”

葛鋒說：“你可別松氣，你情況熟，業務也熟，一切還要依靠你！”葛鋒敏銳地察覺到老魯情緒不對。他考慮到以後的相處，既要建立起同志式的友誼，又要堅持原則，出色地完成組織上交給的任務。看來爭論還在後面哩！

佟飛燕點上了燈，有人抱來一些木柴，把火燃的很旺，烤得帳篷里熱乎乎的。大家都坐下來，想听听葛鋒從分局里帶來了什么新消息。

魯雲超想了想又問：“老葛，分局對普查隊的工作有沒有新的指示？”

“任務按原先的沒變，分局只向我們提出任務要求，具體計劃讓咱們根據情況制定。隊上報給分局的勘探計劃分局沒表示意見，讓我們自己研究確定。”葛鋒脫下大衣，從掛包里掏出計劃稿，交給魯雲超。

魯雲超接過來，翻了翻就放在桌子上。他對分局很不滿意，心想：“計劃是經隊里研究後制定的，還研究什麼呢！現在只有這麼干了。”他沒有多考慮，就向葛鋒說：

“老葛，這份計劃你看過了，你又明了分局領導的指示精神，你有什么意見？”

幸亏葛鋒有所準備，不然這一軍就給將住了。他由孫大立的嘴里了解到，勘探云罗山落空后，隊里從領導到勘探員都有種灰溜溜的失望情緒，覺得要把勘探工作更好地開展起來，首先要克服這種情緒。他掃了在座的人們一眼，說：

“我認為，全隊人員經過跟風雪搏鬥，克服了種種困難，勘探清了云罗山，雖然沒有工業價值，對這一段工作也要作充分的估價。通過勘探清云罗山，使我們對這一带山區的地質情

况有了进一步了解，也給我們下一步的勘察提供了經驗。这一点应向隊員們講清楚，要打消那种失望情緒，不能灰溜溜地，要鼓舞斗志，高昂的士气是战胜困难的重要条件。”

佟飞燕同意地点点头。她瞅瞅陈子义，老工程师显然是对葛鋒的話很感兴趣，靜悄悄地望着葛鋒。

魯云超点起一支烟，眯縫着眼睛吸了几口，又接着問：“你对下一步勘探計劃有什么意見？”

葛鋒看人們都瞅着自己，沉思了片刻，說：“我刚来到这里，不了解情况，对勘探計劃提不出什么恰当的意見。不过我想，我們的勘探計劃，一切要从找到矿出发，不要只是从普查地質填图着眼，不要降低質量去追求进度。”

魯云超皺起了眉头，对葛鋒对勘探計劃提出異議很不高兴。他扫視了人們一眼，轉脸向葛鋒說：“你一定有很好的意見囉！”

“我嗎？”葛鋒微笑着說，“我也沒啥好意見，我們面前确是摆着許多困难，技術人員較少，仪器也不足。因此，除了按計劃展开填图勘察以外，我們还要很好地联系当地群众，发动羊倌、樵夫、猎人和山区农民报矿，这样就会改变目前孤軍作战的形势。”

魯云超提醒地說：“我們已經在乡下貼出广告了，从来也沒有人报矿。”他說完扫了人們一眼，微微一笑。

葛鋒明白魯云超微笑的意思，只是沒有理會，仍从容不迫地說：“我想，只貼几张广告不行，得抽出部分力量去联系、去发动，对于有些老山林通，要登門訪問，去動員他、指导他。比如說，今天路上有个車老板告訴我說，这附近山里有个

老猎人，名叫刘老槐，有七十来岁，是这一带山区的活地图。这样的人，就很可能給我們提供找矿綫索。”

“对啦！”佟飞燕高兴地向葛鋒說，“你說的刘老槐，可能就是我遇見的老猎人，那个老头有一把花白的胡子，我剛看見就一楞，喏，哪儿出来个老山神爷。”

葛鋒感兴趣地問：“他住在哪儿？”

“我没有問。”佟飞燕后悔自己沒留心，脸色有些发紅。

这时，炊事員老刘喊开飯。鲁云超把烟头扔进火堆里，站起来向葛鋒說：“这份計劃我跟陈工程师等人都研究过了，大家的意見都一致，你看还需要再研究嗎？”

葛鋒看出鲁云超是在坚持己見，心里很不痛快，暗想：象勘探計劃这样重大問題怎么能不經過支委会研究呢？他在分局时就听說老魯的情緒不对头，果然不假。他不动声色地瞅了鲁云超一眼，坚定地但是用商量的口吻說：

“我看还是进一步研究一下好，大家多研究研究，会使勘探計劃訂得更妥当些，使工作开展的更好些，你說呢？”

鲁云超紧鎖着眉头，老半天才說：“好吧！”他慢騰騰地坐下来，重新点起一支烟。他反感地想：“看来葛鋒是要来扭轉落后面貌来了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不提出点新問題，不搞出点名堂怎么能行。可是誰能吃几碗干飯都是众所周知的，我倒要瞧瞧你会搞出什么新的名堂！”

帐篷里靜了，大家都默默不語，各人有各人的思想活动，但都为如何能尽快找到矿而着急。矿，真是踏破鉄鞋无处寻。山野里的风很大，卷得森林鳴鳴呼嘯，帐篷也被吹得呼呼啦啦响。

二

散了后，佟飞燕赶紧往厨房里跑，跑进厨房一看，女医士不在，一打听知道女医士已经吃完饭到自己住的帐篷里去了。她没顾得吃饭就往回跑。她跑到自己住的帐篷跟前，见帐篷里已点上灯，女医士站在地上，盯盯地在看篷布上的画，她高兴地掀开帐篷的门闩进去。

女医士白冬梅一转身，使佟飞燕暗吃一惊。白冬梅生得娇小清秀，穿着雪白色的毛皮大衣，肩上披着白毛绳围巾，辫梢拴着白綾子。浑圆形的白脸蛋，秀气的小鼻子，毛茸茸的浓眉下，衬着一双深沉的大眼睛，文静地微笑着，两腮上的小酒窝实在动人。她看着情不自禁地上前拉住小白的手，爱悦地说：

“你太漂亮啦，白雪公主！”

白冬梅文静地笑了，颇为赞赏地打量着全副装备的佟飞燕，说：“不用问，你定是佟飞燕同志了。你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我听人说，你攀登悬崖高峰象一只雄鹰，深山老狱、荒野森林任你走，夜里也敢在深山里活动，大喊一声就会把野兽吓跑，我以为你是个顶天立地的人，又高又大，威武壮实，原来是这样一个红脸蛋姑娘。”

佟飞燕爽朗地咯咯笑起来，一边卸身上的装备一边说：

“誰替我这样吹噓，我哪来的那么大的能耐，还很缺乏鍛炼呢。”她从心里欢迎白冬梅，过去队里就自己一个女的，总觉得孤单些，这回可有伴了。她卸完东西，在白冬梅身旁坐下，亲切地说：

“咱队光我一个女的，我听说你要来，就天天盼，到底把你盼来啦！”

白冬梅很喜欢小佟，觉得小佟热情爽快，跟她在一起一定不会寂寞。她说：“我是初次进山，一点也没有经过鍛炼，你要多帮助我哟。”

佟飞燕摘下帽子，坐在草铺边，一边梳头发一边说：“这没有什么关系，你在开头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，什么事都是开头难，只要你下定决心，经受得住开头的考验，以后就好办了。”她扫视了白冬梅一眼，又接着说：“我开始进山勘探时也是一样，感到困难重重，想家，想我的妈妈，想我的弟弟，甚至还经常做回家的梦，偷偷地捧着打满血泡的两脚哭过。可是经过这四年来鍛炼，我算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工作。我们脚上的泡不能白打，在我们的脚印走过的地方，宝藏被开发出来。我前年参加勘探的一座矿山，现在已经大规模开采了，听说有五千多人在哪儿工作，山沟里盖起楼房，修起了铁路，一想到这些，我们干起工作来就浑身是劲了。”

白冬梅感兴趣地听着，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启发，暗自心里下定决心说：我会经受得住一切考验的。她拿起小梳子，帮助佟飞燕梳头发。问：

“你看见了葛锋队长了吗？”

佟飞燕说：“看见了，他现在不是队长了，是我们普查队

的党支部書記。”

“是啊。我們有这么个党支書很好。这人，平易近人，路上給我講了好多勘探故事，那些故事动人极了。”白冬梅忽然想起来，說：“他在路上还講起了你。他說他跟你父亲在一个部队里呆了十来年，轉战在祖国各地，还一同去朝鮮打过美国鬼子。現在轉业来地質部門又跟你在一起工作，他說他很高兴。”

佟飞燕听着小白在夸葛鋒，心里非常高兴。她早就从爸爸的来信里了解葛鋒的为人，葛鋒轉业来分局时她正在深山里勘探，后来葛鋒又被派到五二一勘探队去当副队长，到别的山区去了。她很愿和葛鋒相处，只是沒有机会，这次調葛鋒来，正如她的心愿。她乐得介紹說：

“葛鋒跟我爸爸可好了。他是个孤儿，十几岁就参军，他是在军队里长大的，到現在也是沒家沒业，听说前年从军队里轉业时，別人都回家探亲，他沒个地方去，在假期里只去打了两天猎，馬上就到分局上班来了。”

白冬梅見佟飞燕对葛鋒的情况知道的这样細，又那样兴奋，感兴趣地盯着佟飞燕。佟飞燕看小白的眼光很重，发觉这丫头有种鬼想法，脸色一陣发紅，避开小白的眼光。

外边的风很大，刮得篷布摆动，釘在篷布上的画噗啦噗啦响。白冬梅禁不住又注意起那张风景画。画上画的是：在险峻的高峰下，立着几所白色帐篷，还有一片蒼茫的森林做衬景。标题是“勘探員之家”，冷眼看还看得上眼。署名是罗伟。罗伟是她的未婚夫，这一点誰也不知道，她来以前連罗伟也沒有告訴。靜默了一陣，她腼腆地向佟飞燕說：